

【四季零墨】

望乡古槐

□李守亭

我回老家，先经过王高塔，再穿过东头村。东头是离王高塔最近的村，这个曾因民房墙画而火爆出圈的“网红村”，还有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生命传奇。

三号公路穿过东头村，公路中央原有一株古槐，虽历经几百年风霜雨雪，仍枝繁叶茂，耸天雄踞；虽几经雷劈车撞，伤筋动骨，但奇迹般生存下来，其顽强的生命力着实令人叹服；在横遭车祸连根拔起后，从公路中央移植到王高塔下的公路北侧“安家落户”，竟然开枝散叶，涅槃重生。

“问我祖先何处来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问我老家在哪里，大槐树下老鸹窝。”这株古槐被称为“望乡槐”，据说明末清初，古槐随着先民一起迁移到东头村。它的寿命跟东头村的历史一样长，不断生枝添叶，就像种树人的子子孙孙一样绵延不绝。它见证了村子数百年来的变化，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，宛如母亲护佑着自己的孩子。

据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潍坊古树名木》记载，这株国槐是豆科、槐属，树龄至少400年，树高11米、冠幅13米，长势旺盛。

1993年秋，我曾写稿报道过这株古槐。我从老家骑上自行车，沿三号路向东不到十分钟，便来到古槐附近，采访知情的村民，住在路北不远处的一位长者向我娓娓道来。他正手摇蒲扇在院中乘凉，我们攀谈间，抬头就可望见南面那棵郁郁葱葱的古槐，它随风摇曳，仿佛也在和我们对话，讲述古老的故事……

这株古槐是我生命中的守望者。它像一位安静而慈祥的老人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看着我一次又一次从它身边走过，从这里走出乡村，走向外面的世界；看着我走出王高中学的低矮教室，走向寿光师范的教学大楼，再走向家乡中学的三尺讲台，走向我的大学生活，继而走向我的新闻之路……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，古槐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，由结实变枯空，变苍老，悄悄改变了容颜。我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，不变的还有家乡情结和浓浓的乡愁。

“对我们来说，老槐树是老王高的‘地标’，是东头村百年变迁的见证者，是儿时的回忆……”东头村一位老者说，数十年前，古槐还粗很多，两个成年人都抱不过来。古槐承载着村中数代人的深厚感情，希望它存活下来，是村民们的朴素初心。2017年初，寿光决定高标准改造建设三号路，大家为古槐选定了村庄东北角、与王高塔隔路相望的“宝地”，在乡亲们的见证下举办了古槐“搬家”仪式。后来这里又兴建了广场、舞台、凉亭、长廊，进行了绿化、美化，配备了健身器材，打造成为美丽实用的“古槐游园”。盛夏之夜，农闲时节，这里时常举办文艺演出，乡亲们在这里唱歌跳舞。当地人将古树名木保护与挖掘乡村历史文化相结合，讲述着古树见证时代发展的故事。

搬到“新家”的古槐，偏安一隅。虽然劫后余生不再高大丰满，但在村民们的悉心呵护下，它又再发新枝，茁壮成长起来。岁月沧桑，演绎了一株古树的重生。

虽然命运多舛，但古槐终归存活下来，延续了血脉，也留住了乡愁。生命中少不了风风雨雨、沟沟坎坎，但只要想起这株古槐，想起它遭了那么大罪还傲然挺立的样子，我就有了勇气和力量。

它不只是棵树，它还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永远不倒的力量，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，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（作者为高级编辑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【共享记忆】

玩空竹的老人

□傅悄悄

学校操场旁的健身区，时常能看到一个玩空竹的老人。

他头发已经全白了，但身手依然矫健，永远穿着成套的运动装，只是那副线手套看起来与他的整体造型格格不入。而他似乎格外钟爱白线手套，每次见他抖空竹，都能见到那副手套。

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两种，老人两种都会玩。我特喜欢看他抖空竹。看上去挺大一个空竹，在他手里听话得很。随便用手一兜，两只持杆的手上下翻腾，空竹就离开地面，飞快地转了起来。空竹一边转，一边发出好听的声音。

“想玩吗？”他瞧见我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，就主动邀请我过去试一试。第一次抖空竹的我毫无经验，两个杆拿在手里，就像抡起在风中乱舞的树权。他给我讲技巧要领，说抖单轮的空竹，要么你随着它原地转圈，不然，线就会把空竹缠起来。听起来简单，看起来也不难。我的脑子和眼睛都认为，自己会了。但是，手却没会。我试了两次，没成功，遂放弃，觉得还是看别人玩更有意思。

他总是蹦蹦跳跳的，能让空竹在他的臂间、腿间穿梭自如。看起来，他玩得非常开心。每当他手里的杆在空中上下挥动时，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无尽的快乐，整个人活力满满。

听其他来健身的老人说，这位玩空竹的老爷子，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项目：篮球、足球、游泳……只要有机会能玩到的，他全要尝试一遍。后来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突如其来的疾病险些把他“带走”，他在医院住了很久，侥幸捡回一条命。但是，身体状况却大不如前，以往喜欢的那些需要跋山涉水的活动通通让他“力不从心”。大多数时候，他需要人照顾，连出门走走都成了奢望。

不过，他有一颗不愿停下的心。既然走不了太远的路，那就练一个可以“原地玩”的项目吧。于是，他学起了空竹。玩着玩着，他的技巧越来越好。神奇的是，总是不大舒坦的身子骨，好像也变硬朗了不少。他整日窝在家里的时候，总觉得吃什么都没胃口，自从每天出门抖空竹，到了饭点就开始盼望着家里的饭，日日胃口大开。现在，他的精神状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不少，也慢慢捡回了爬山、游泳之类的爱好。

“这要是换了其他人，得了他那个病，估计后半辈子都要躺在床上喽。”围观老人抖空竹的那些观众，时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。

但是，老人从来没有主动提及自己遭受的那些病痛，他总是以一种积极的状态示人。也许，让生活充满活力的秘诀，就在于保持积极。

这才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
【原乡切片】

晒在屋顶的乡愁

□周衍会

儿时记忆中的村庄，古朴静谧。蔚蓝色天空下，一座座错落有致的瓦屋掩映在绿树丛中，袅袅炊烟升腾在小村上空，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彩画。

北方农村的民居，多为青砖青瓦，红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渐渐出现的。两种瓦的差别是由不同的烧制工艺造成的，红瓦是自然冷却，而青瓦是洇水冷却成的。我们村早年就有几座砖瓦窑，烧到一定火候要挑水冷却，因此烧出的都是青砖青瓦。

瓦屋顶，是一方神奇的天地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童年回忆，掏麻雀窝便是其中之一。麻雀一般从四月份开始繁殖，它们的巢由干草、羽毛等筑成。有经验的男孩儿站在院子里扫一眼，就知道哪片瓦下有鸟窝。对小孩来说，上屋顶早就是轻车熟路——踩着猪圈的矮墙，翻到院墙上，一抬脚就上去了。小心踩着瓦楞交接处，到了目的地，轻轻揭开瓦片，大概率能掏出几枚带褐色花纹的麻雀蛋，或者几只浑身光秃秃的雏鸟。要是碰到羽毛已长全的，它们扑棱着翅膀，一闪，就机灵地逃脱了。到房顶掏麻雀窝也有危险，因为旧瓦屋会有蛇出没。但我从没遇过这种事，因为我胆子小，很少上屋顶掏鸟窝。

但“打烟囱”的活儿，我却常做。旧时农家有两个土灶台，屋顶上立着两根烟囱。日子久了，烟囱及烟道内壁会积满烟灰，就得用绳子拴着秤砣疏通。小孩子体重轻，不会踩碎瓦片，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。踩着木梯爬上屋顶，把拴着秤砣的绳子慢慢往下放，一边放一边晃荡，反复几次，堵塞的烟灰就落下去了。等收绳时，原先干净的绳子和秤砣被染成了黑色，一不小心蹭到手上、脸上，就成了花脸“小黑猫”。但小孩子是很愿意干这活的，站在高高的屋顶

上，风从耳边掠过，能看见远处绿色的田野，仿佛自己也长出了翅膀，在高远的天空自由翱翔。

瓦屋顶最大的用处，是晒粮食。在我们北方，屋顶坡度平缓，就成了天然晒场，晒得最多的是地瓜干。到了秋天，母亲会在院子里忙活，用擦刀把新收的地瓜切成薄片，切满一筐就用绳子吊上屋顶，均匀地摊在瓦片上。或者把地瓜片切在篷布上，父亲用木锨一锨扬上去。我也经常跟着上到屋顶，蹲在瓦上把地瓜片一片片摆好，隔段时间，还要再上去翻一遍。地瓜片晒干后，会轻轻卷起来。收地瓜干时最热闹，有人在屋顶用笤帚往下扫，下面几个人扯着篷布接，院子里飘着地瓜干的甜香，喂养着农家简单而富足的生活。

晒在屋顶上的美味，我最喜欢的是熟地瓜片，我们叫“干干肉”。挑出的地瓜晒上几天太阳，等到“放酱”了，煮熟，冷却后切片，摆到屋顶上晒干，又甜又有嚼头，是孩子们最爱的零食。到了深秋，屋顶上还会晒萝卜条、豆角、萝卜缨子等，储备起来过冬。

另一个上屋顶的场合，是换碎瓦。地面上的人手执一片新瓦，晃两晃，竖着顺势往上一扔，屋顶上的人眼疾手快，像接飞镖似的稳稳接住，让下面观看的我心惊胆战，但每次都有惊无险，真是神奇。

后来，村里盖新房都带着平顶厢房，足够当晒场。再后来，有了联合收割机，收下来的粮食直接烘干，也无需晒场了。如今回老家，如果是深秋季节，偶尔还能在一些矮屋的屋檐上，看到老人摊晒的菜干，薄薄一层，像是坚守着什么。

在我心中，那屋顶上晒着的，不只是菜干，而是一种久远的仪式，一种刻在骨血中的故土情怀，更是一段充满烟火气的旧时光，书写着永不褪色的乡愁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